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第五卷

貴池吳應箕著

史論

漢光武中興論一 [illegible]

國家當陵遲衰微之後內外多故勢且不立其主能奮然
而起遵循祖宗法度以盡反衰世之陵夷如此者皆中興
也至于社稷不守大業盡亡而已不過以宗室之苗裔取
之他人之手以光復舊物此雖名爲中興其事實難于開
創自古至今惟光武一人而已夫秦之亡天下也楚最無
罪故亡秦者必楚非楚之必能伐秦也而天下之苦秦也

人心思漢故漢必覆新非漢之人卽能興漢也漢者人所借之名耳豈特空名可以刼天下哉空名可以刼天下卽無論王郎而更始胡爲者盆子胡爲者子嬰固嘗帝天下矣方望立之亡不旋踵又胡爲者此以知光武之事難于剏也何也剏者有其實者也有其實是故肯聖公而不爲不義遽卽位而不爲不能待知天下不可無我而我無倖取之心則以我取天下而天下有舍我莫之之勢故光武曰向使成帝在天下不可復得何也吾非取之漢而取之他人者也有其實者也豈與夫假竊名號者徒幸天命在漢遂欲因便伺釁以僥倖于非據哉彼晉元宋髙雖國覆

君亡然正朔尚在已特持空名以爲人擁立耳旣立而志願煞足不但無經營天下之事又偷安狃狹忘國大仇反若非是不爲利者于此亦曰中興此又嚮之盜賊偪彊以妄度乎非意者之所釜稱而烏可比跡建武之隆哉吾故表光武之興以爲非有刱之實者不能也彼無刱之實而有其名者吾不能禁其不名也雖然天下果可以名切哉

漢光武中興論二

古之得天下者豈必皆生而有天下哉生而有天下者繼體蒙業之主也非是者或絶而復續或取之他人之手是本無而有之也本無而有之當其無也無利於天下之心

而聽其所以有之來及其有也無震于天下之勢而盡其所以有之事夫不能盡其有者猶之無而不能聽其有者即其有之也不能堅吾于光武之有天下知其能爲盡者而能不爲利也是之謂能有天下者矣懷愍之沒也元帝即位于江南後宋之徽欽被　而高宗亦渡江立國此兩者天下原未嘗絕也又不待取于他人而自有則聽其有之來而因盡所爲有之事者祝光武不啻十有九之易以今觀兩君之意若有震焉而不能受又若非是不爲利者此實何哉晉元之即位也命王導同升御牀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除吏至二十餘萬人其意必以

非劉石吾不至是而建炎之際其一時將相有可以進取之勢乃棄而不圖至其後視議恢復者爲寇讎若恐二聖之一旦復來者此皆以爲吾非其有而有之則有之爲已足矣如必盡其有之事則事反至于不能有者可奈何是故利没于前害怵于後不惟苟且倖于目前卽狹小亦出意外何也此本無所以副于天下者而其器不足以受之也夫光武其始亦取非其有矣舂陵首義旋立大勳乃一無有冀焉直至于更始旣敗然後若不得已而有之者是故當其時河北之事非彭寵不濟寵自恃其功而帝待之不滿其望若曰吾無利于天下之心卽微寵而天下固吾

有也至同時侯王蝟起據土地假名號者以十數而必盡仆之而後已蓋能盡其有者然後謂之能有天下然後知惟無利于天下者能有天下向使光武沾沾焉于即位之後唯爵賞其素嘗相從及郭南勸進之人此何異于更始封十八王之故智及其旣平諸盜又令終置隴蜀于度外此與後之畫江而處者規摹雖異要爲不能盡其有矣其何以稱光復漢室爲中興令主哉夫古中興之主唯光武爲能有天下而他謂之不絕所有則可矣

李固論

李固遭漢末造以爭立孝桓爲梁冀所惡冀又以固名德

恐終爲巳害使馬融爲奏卒陷之死當是時固盍居必死之勢矣固死而天下悲之後世傷之固豈不謂得死所哉吾猶憾固不死于質帝遇酖之日而死于蠡吾既立梁冀誣奏之後也質帝中毒召固索水不得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事泄大惡之論者謂固當是時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會廷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于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即建白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業復隆嗚呼使固計出此能得罪人乎不能也能立清河乎不能也太后決不忍暴梁冀之惡而從巳趙戒胡廣亦決不能助

已以犯冀鋒固果出此固亦必死然死而冀惡必彰人心必奮生可以報先帝下可以奪梁冀之氣而曹騰之說或有所不行此孰如死于獄中之爲得哉夫順帝崩而清河之立旣阻于前質帝弑而猶冀前議之可復者此必不得之事也乃猶遺書于冀申其惓惓用以激怒豈不愚哉吾故曰不如死于帝遇酖之時爲得也抑吾于固之死尤有感焉自固下獄而後始有貫械上書要鈇鑕詣闕門通訴者是東漢之氣節實以此而立氣節立而後黨勢成揆其所起皆李固杜喬之死風之也世謂漢以黨人而亡不知漢之所以亡者縣宦官外戚貪立昏庸以至傾覆向微諸

黨人仗義植節至死不悔漢之天下豈至賊丕而後禪哉凶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亦不敢有而貽之于其子名義之足以留人國家盖至是而後見也而其事始于李固則固之死于梁冀誣奏亦豈爲非所哉而吾猶謂不如先死之爲得然則人臣有號爲通經如馬融而陷人之死相知如黃瓊乃視其死而不救而趙戒胡廣之流則貪位畏勢以冀苟生若此者眞所謂生不如死也吾又何憾乎死者之如固也

丁鴻論

後漢書鴻父綝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

而其寒苦及絣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盛不報旣葬乃
挂縗絰于冢廬而逃去後于東海遇鮑駿駿止而讓之鴻
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范氏謂其終悟而從義異乎鄧
彪劉愷之遂其讓而不反者宋蘇氏兄弟則據范氏之說
于鴻之終悟也深嘉而屢歎之而甚鄧劉之讓爵于弟爲
不勝戮矣吳子曰君子而必以聖人之道充類責人豈惟
此三子者非其分之讓爲可罪自吳泰伯而下未能免矣
然孔子曰泰伯其至矣乎伯夷叔齊賢人也非夫子論定
則泰伯之讓志在翦商不且爲仁而伯夷反道從命亦未
合于義然如此二人者其處心積慮出乎忠孝之至非有

所爲而爲之故曰非聖賢不能也後世聞風而跡其事者要不能無所爲推其心蓋知忠孝之爲美也而析義未精行之或過乎正然君子取之若曰覩世俗之爭而讓者不庸愈乎且以應襲之封而推以讓弟使弟受非分而已爲名高其矯而不合于義而不爲也此庸人所易以已所應得之封而推以讓爲事誠不可爲訓然能斷斷奪義而行之此雖賢者亦難以賢者之所難而誅其能蹈之以庸人所易者而責其必不能全豈聖人與人爲善之意乎三代而下父子兄弟之閒以爭奪而至于弑逆相尋者何可勝數一畝之宮數稊之粟取者稍贏手自戕矣况乎享有爵

士而捐已舍讓豈非慕義之過而足以矯世厲俗者乃必曰此棄禮亂法罪不容赦吾不知以此與爭者比又將何罪之施耳爭者滿世讓者無一焉東漢好氣節然如此者亦不三四見猶區區執中庸之道以爲此聖人所必不爲嗚呼其亦不恕之甚者矣聖人不聞以魯桓之弒而深罪隱公以閭閻之亂而追論季子夫泰伯伯夷古之聖人也其讓也夫子稱之兄世益下而人非聖也其爲能讓獨可罪乎哉鴻之書曰生不供養死不飯含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以是而讓也鴻初非不裁于義者吾猶悲其感于鮑駿之言不卒遂其志夫駿所引不以家事廢王事之云則公

羊是衞輒之說也抑豈當于聖人之義乃使論者援以督過彪愷至猶不得與鴻同類而共原之也悲夫

郭泰論

東漢之季權歸宦豎勢在戚孽士大夫厲節抗義至于遭黨錮陷刑辟終死不悔者不可勝數後世感慕氣烈未嘗不病其過然是時即微諸公漢亦卒移使諸公不爲其過漢之爲漢又何如哉予獨怪郭林宗名傾一世卒與世浮沉而天下猶以其不與黨禍爲高嗚呼若林宗者所謂巧于取名者也其圖身則哲謂不愧于李范諸賢吾不信也何也初林宗之名震京師也繇李元禮而其所最稱歎者

無如范孟博二賢之于林宗誠以其同已而重之耶抑以其非已所及耶如以其同已也則宜有知己之感泰豈其吳導景毅之不若以其非已所及則二人亦旣以鉤黨取罪矣事免之後何不稍刓其節希林宗之風而必伉直不回卒以誅死是故林宗以能免爲哲無以處夫李范二賢及陳實諸君也林宗亦旣交李范慟陳實同時名士無免者而郭泰袁宏何以獨幸苟全耶夫易稱先幾詩景明哲無道能容吾于林宗何尤然林宗固不可與申屠蟠同年而語者也黨禍之興也以非訐朝政爲名然事繇名士之互相標榜始慕誘而後有標榜有標榜而後有非議當時

林宗實爲八顧之首已始其事人雖其害人以不免爲過而已以爲全爲高吾不知林宗果何術致此林宗于仕隱之間無所據于人已之際無可解不獨有愧于李范二賢而已胡廣依違外戚連姻宦寺天下猶有議之者而林宗以名高相掩故人不得而非之耳予讀范丹傳謂丹深鄙郭林宗賈偉節之爲人夫丹之不就王奐視泰之假榮同舟者誠爲不類而平時引勢以相重遭艱則幸免以爲能丹之鄙泰未爲過也嗚呼東漢尚氣節然亦多爲名刧以郭泰之名而不誅其隱何怪乎世之議黨禍者輒以李范陳竇諸君之死爲過也夫使世不有爲其過者郭林宗眞

東漢之季一人矣

陳實論

當李杜殺身之後使諸君子卽相率以禍爲戒吞默隱忍以浮沉于宦官之世謂漢之天下復有士氣耶故黨禍有必成之勢而諸君子無苟免之理陳實始與李膺之禍時黨人多逃遁不獲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實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自往請囚是實固未嘗免禍求全者也其後復舉鉤黨張讓以德實故多所宥全實微獨已不求免又卒能免人于患或曰使東漢諸君制行皆如實也黨禍何自作哉予以爲不然夫天下之事有自我爲之則爲先幾

而他人爲之即爲矯節者自我爲之則爲保全善人自人爲之卒以貽恥士類其所爲設心者不可不觀也又必要其事之本末人之初終按之然後其所設心者爲著見耳常侍侯覽常託太守高倫用吏實曰此人不宜用而常侍不可違乞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張甚恥之實乃獨弔焉使不深觀實之設心敢以此二事爲儉德避難哉又使不觀實前常就獄與後务全宥即實之設心吾亦未之深信矣是故李膺范滂能爲陳實而不爲陳實者非其不能爲李范者也有李范即不可無實實之爲所以爲李范也君子亦信諸其心而

邑不原陳實之心而因欲聚孝范之節則太丘豈甘以其身爲黨禍諸君之罪人哉是故因黨禍原實此實之心也因實而罪諸黨人之受禍豈獨非其心且其事亦夫人而能之矣唐元稹因宦官得宰相此誠士大夫之恥假陳實無所爲而弔張讓此恥豈在元稹下嗚呼元稹趨利者也或譏卽無利不得不避禍吾不知後世士大夫屈節奄宦至有稱誦功德者利耶害耶此又苟免求全者之所羞稱也

荀爽論

古之奸雄雖力可以竊國命移天祚而不能奪者士人之

志節也士能行其志者惟是出處之際而已節不可變雖臨之禍福而不動旣已畀禍貶節矣猶欺天下後世曰彼其志或未必爾也其誰信之吾觀東漢名士非必皆志不欲仕者也而往往不就徵辟以爲高其事多類于以退爲進但不爲戚孽宦豎所引重也則君子亦恕其所立心矣獨怪荀爽危言直節見稱于時黨禁解後屢辭辟舉而竟爲董卓所徵驟歷台司忍垢而死此實何哉君子之于仕進也不惟有不可枉之節亦必度已所能爲與否以卓之兇暴而尚欲存心匡救至勢不可回則因而圖之若此者非爽所能也僥倖其不能者以先喪其所不可枉事之無

據無一可爲爽原也爽被徵謂爲吏持之急不可遁命然旣徵之後三月數遷而爽不之辭此又何也爽不獨不能爲伍瓊周珌亦幸不爲蔡邕之續耳瓊珌爲卓所舉卒以諫卓遷都死邕則死于附卓夫死于附卓何如先以忤卓死况申屠蟠鄭玄之猶未至于死者乎故謂邕爽之不愧此數子吾不信也廢帝遷都之議邕能救盧植而爽亦遜言以免彪琬然宗社傾蕩則依回聽之居位若荀爽者吾實未知其可也後世名士不幸爲邪臣薦引旣不能拒而又寬之爲辭曰彼欲有所匡濟也乃事不可立而我之志節已先爲其所奪嗟乎如荀爽者可勝歎哉

魏武帝論

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明于形勝之說者也乘亂而遷國因治而營邑其道皆不外此漢與納婁敬之說而都關中謂可一面制天下然方其起也以王漢中蜀漢旣固還定三秦然後馳騁梁楚之郊故項羽未滅而成敗之形已瞭于掌上矣夫六國之所以幷于秦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此賈誼之說也今夫決機于兩敵之間度險易料彼已決勝負善用兵者皆能之而至于爭天下不然爭天下者貴明于天下之大勢而已得其勢而處之然後不爲人所制而已可以得志吾觀三國之用兵無過

魏武然終不能幷孫劉以一天下者蓋料敵之智有餘而爭天下之才不足何者不明于天下之大勢也夫天下之大勢中原可戰而不可以守吳蜀可以守而不可戰以其可守者予人則己之戰力無所用矣是故蜀漢不得荆州不可得而有荆益不附吳會不可得而破魏武不先攻漢中以其勢下蜀而遽用兵荆州此失策之甚者也然雖兵敗于吳而苟先據漢中荆州可不戰而自有何也勢在我也嘗考建安十六年曹遣鍾繇討張魯隨自破馬超韓遂盡有全關之地是時備未入蜀也誠于此時破服張魯因魯之資以下蜀劉璋之不敵審矣然後撫循蜀漢使備進

無可據而卽以其勢下荆州則備方資地于人其新集未固之衆可以卽破劉破而吳孤不過數戰權自屈服乃棄而不取使得據之以爲守至備取蜀之後然後進爭漢中嗚呼亦晩矣先主之初得蜀也劉曄勸急取之後魏武嘗以不用其策爲悔況取于備未入之先不尤易爲力乎益州天險而土沃秦用之以吞諸侯漢因之以開帝業先主得之以成鼎足之勢夫自先主得之則鼎足之勢成自魏武得之則天下之勢一矣世謂魏武明于料敵變化若神而以不明天下之勢失可以一天下之機故用兵若魏武者吾終謂其一將之才有餘而已

諸葛亮論一

天下之勢知其止可如是而如是卽止不以才累智者管仲也知其不可如是而不如是不止不以智蔽忠者諸葛亮也世之論者曰亮則忠矣舍荊州用武之地不據而退保自守之蜀不乘先主之尚在諸宿將之未死與蜀漢之新附以及其鋒而用之而舉事于稱立之後此烏在其爲智哉吾以爲此亦未卽天下之勢論之耳蜀與吳魏之立非若劉項之相爭而吳魏者不若隴西天水之小竊操之武而多謀權之沉而能決非若緯之跋張與公孫隗囂之庸妄蜀之將相不及嚮二時之士先主雖傑非高光之比

蜀卽承漢緒非適當天命之滋至此不待智者後知也假亮卽以其跨有荆襄之衆奉其傑主以帥敵萬人之關張能左蹙曹而右殲權乎又不然及蜀漢之新下能悉銳而長驅北向乎毋論志不可獲設用師于荆窺吳則魏乘其後窺魏而吳更違盟不幸亦如羽之陷覆復安得一退守之蜀而有之且蜀新附而一日數驚魏師之至者何爲也爵使劉璋之計行方自完不給又安能卽圖魏乎故亮不得已而保蜀及先主死而後師數出者亦其勢使然也何也先主之英二敵之所忌也禪立而敵且易之矣蜀不圖魏魏且圖蜀故伐魏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示有餘然後

足以憚魏魏憚我而後吳之和固吳之和固而後蜀可安吾故曰此其勢使然非亮之智能計及此哉夫鼎足之勢膝于隆中悉亮之智而竭其治國之才豈以坐安一蜀不足而連年暴師竟至齎志者在亮之自言矣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亮蓋知魏之不可即滅也而身之不敢即安者非其智不足而不欲以智蔽其忠者亦其勢不得不出於此耳不然先主死而後伐魏伐魏而謂天下可圖亮雖略短不至是彼管仲者一匡九合勢足自爲而世且以不能致桓於王爲仲病夫致桓於王則代周矣仲即才詎知天下之勢

有所不可哉仲之料此固巳審矣吾故論亮而因及亮所自比之仲以擬之以見夫不明於天下之勢者執數說以論亮吾未知其可也

諸葛亮論二

亮之不能統一天下者非其智不足而勢有所不可也吾前論之詳矣然則亮無失乎曰亦有之而世之論者不與焉論者曰操召丕而屬之植以謹尚爲戒而丕與植迄不相能使捐數十萬金閒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夫植始雖以才見幸然輕動多過固非有奪嫡之深謀且是時勢巳在丕毋論非劉

項之比卽與譚尚之各樹兵者已異矣又黨植者不過楊
脩儀廙皆浮華豎子不足與計大事而丕之奸雄亞操固
不至如譚之窘而無識籍之躁而輕疑其羽翼之衆又不
若骨鯁者之僅有猶也兵未交而閒行則事易泄欲遂以
此蹙曹此踈之甚者也論者又曰亮數出軍祁山魏延請
以勁卒五千與亮異道襲魏亮制而不許故失此奇功夫
未論延有異志兵難獨授延卽勇能以數千人覆魏降虜
夏侯楙之君臣乎雖愚者知其不可況亮乎以此而譏其
軍事非所長是兒童之見也而吾所謂亮之失者蓋亮有
可乘之機三而惜未之及也夫關羽之圍曹仁於樊也時

非是則鼎足之勢不成權方欲爲曹之爲與之分爭天下而何能服曹是故曹終身不敢篡漢者以吳蜀綴之也此戰之力也然一權之身始以新集之衆連蜀破曹既以巳固之勢又取羽臣魏此曷故哉謂之奉漢則拒奉辭之曹矣謂之爭天下則臣篡魏之丕矣明大勢也則始逆之而旋順之執大義也則方臣之而輒背之夫權豈不知丕之不及父哉而卑體稱藩受其錫命善料敵者如是乎操之不遽篡漢者以兩雄之未滅而丕之卒受禪者以蜀方自守而吳且先服巳益無所忌而有藉以爲名耳其于權竟何益乎古人有言曰抑君似鼠吾跡權之始末亦爲近之

重于失江南則拒曹而敢于絕漢非中心不畏曹也抑重于失荆州則攜蜀而甘于臣魏又非實中心戴魏也是故權者見小利者也非惟爭天下之智不足卒亦不知所以自處後之君子尚以固守臣節沒身奉漢號而不敢帝制期之不已過乎權亦幸而生漢末造承父兄之資而遇起者曹劉耳倘天命聖賢而時有高光者出則于公孫隗囂之閒置一權者吾不知果何如也

荀彧論

荀彧智謀之士自當時何顒鍾繇皆過擬之以爲王佐之才顏子之徒而宋蘇軾曰文若聖人之徒也其才似張子

房而道似伯夷乎以爲不然伯夷避紂就文王之養終身未立于紂之朝亦終身未爲周畫一策周伐紂而夷猶以爲不可夷之心自盡而已于商無益于武無損非有所出于不得已也子房從高祖于時秦旣破而故主已死矣所爭者一項籍故良竭能盡智奉一主而已善終彧三世爲漢臣因董卓之亂勸操迎帝都許挾天子以號令天下此爲忠于漢矣孰知漢祚之所以卒移操之所以遂其簒志而勢不可復制者卽以此哉故彧之言爲漢實爲曹也當操失利于張繡之時彧爲操畫策曰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而至引劉項之存亡以爲喻嗚呼此豈爲漢者哉夫彧

雖彧所畫之策荀攸程昱賈詡郭嘉輩皆知之不必彧也且彧勸操迎天子然後袁紹內懷不服紹之所以與曹爭者亦以匡漢為名假使紹先挾天子彧又將何以勸操耶管仲之致君于霸也服楚而不戰存燕救衞而不私操誠絲毫無冀于漢但擁兵奉帝而責天下以不貢不臣天下未必不服也已有挾制之實而欲以空名責人彧益自持矛盾之說以教曹者也且彧于操周旋幾年矣度操破滅羣雄之後能終盡臣節乎孫權曰老賊久有異志徒為諸人尚在耳謂天下知之而彧不知是不智也知之而姑且縱之後將抑之是愈不智也于是而以彧有王佐之才吾

不信也彧勸操廢后納女此爲何心隱伏完之書而不言及事泄則陽驚以自解此爲何見至詐不可飾又爭九錫之空名而以憂死曾顏子之不二過如是乎如彧者至死而猶巧于自文者也孰知其計畫之無復之哉始彧去紹從操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彧代操畫策以開篡漢之基謂爲操之子房也可而考子房進退出處之迹似不如是況敢遠比伯夷乎夫既爲漢臣知漢之不可復爲而併操以死者孔融也義不肯漢雖借操申志而終不受爵者田疇也予嘗謂聖人之徒惟二子可以當之而操爲漢賊成之者荀彧也彧自當代以至後世而人皆信其爲賢然則

名果可以芟而得孰謂彧不智哉

賈詡論

曹操稱善用兵既破荆州欲即以其勢下江東爲周瑜所敗幾至不免論者謂聽賈詡之策則兵不敗而江東可以卒服詡之言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樂土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詡誠善策然使操用之可以免敗而能必江東之稽服乎夫荆州爲必爭之地劉備雖暫敗使曹退則備必襲而有也周瑜明于用兵亦安肯以上流之勢使曹據而有之故曹既并荆州必圖江東者亦其

勢使然而惜未知所以敗吳之術也夫天下方爭有可以先驕之而使自敗者唐之于李密是也有故遲之而使我必勝者光武之于公孫隗囂是也有不愛土地使人自為戰以殲敵者高祖之于項羽是也孫劉方睦無信越可使矣孫權智而有度又承父兄餘烈非蝟張之盜可以名驕矣且權素得士張昭周瑜之徒兼治內外非積暴之國坐守之虜可以歲月需而空名服矣故詡之策施于羊祜之時則破吳也而施于曹操之時則愈益固吳而長寇也然則曹將何術之從乎夫勢有餘于敵者則師貴以數出而敵不足于備者則擾之必以多方權之地竟于一江戰士

不過三萬能爲將者僅周瑜程普數人而已曹誠能乘戰勝之威用中原百倍之衆據上流之勢而不爭于一戰之利于是使一能將者帥數萬之師以伐之不利則更進不過數進我不全敗彼不俱勝計吳之精銳已盡矣又不徒取順流一道而淮泗廬皖之間度要害之可乘者分師並出徼拒此則牽彼我此敗或彼勝不過數道而吳之戰守俱窮矣蓋昔吳之至郢與越之入吳及後賀弼之破陳皆此法也晉人三合師不戰而楚已敝兄數戰而吳有不服者乎計不出此而負其百萬之師以取必一勝一不勝而終身之氣遝不復矣曹操稱善用兵其謀吳之拙至于如此

惜當時謀士亦無有見及此者故曹敗而世輒歎詡言之未用孰知詡計亦未爲得也用兵而恃其衆者未有不敗有所恃則忘己之所短雖敵有長而不忌曹操舍鞍馬而爭舟楫與苻堅百萬之衆潰于一戰二事可以覆觀向使操納詡諫而堅從猛言雖不勝可無至敗故如詡者不可不謂中智之善策也

關羽論

關羽圍曹仁于樊降于禁斬龐德當時北邊大小憂懼曹操身出南陽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司馬懿蔣濟諫之而止二人之言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

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而羽卒以權襲奪荆州兵敗而死向使二子之計不行而操果遷都避銳則魏之天下未可知也又令羽戰勝之際權爲犄角而別出師以佐之且是時蜀已得漢中矣益遣將助羽而亮督軍從邪山北向曹卽智能知所以應乎惜乎懿濟之策明于閒吳而蜀不能以其策固吳也吳又不能以其策推驗及襲羽而爲魏用也或曰吳不足道矣蜀君臣之計豈出懿下而千里孤軍左右兩敵又方交兵強魏乃方畧布置不一措授若羽未嘗有敵者智者固如是乎夫事嘗敗于有所恃而禍每生于所忽羽以忽陸遜而被襲蜀之君臣

以恃羽而羽敗葢觀備入蜀而羽獨留鎭及馬超降而亮
所以美羽之書可知也然羽卽能至欲以一州之衆觀兵
雒河而曹强而扼其前孫譎而伺其後能坐算其必勝而
不一爲之所耶吾意是時蜀漢新下其兵將或皆有所委
署而不能遣以輔羽歟或者孔明以國内未固不欲羽遠
用兵觀先主征漢中而亮尚難之以問楊洪則攻樊之舉
非其所欲歟抑制羽而不受歟或麋芳傅士仁之與羽相
嫌在羽領鎭之後而國内未及知抑不疑其遂叛而反圖
歟又或者以吳蜀方睦且吳忌魏而不忌蜀而不慮其棄
盟從魏歟吳不棄盟則羽卽無功猶不至失地而兵敗非

所逆睹歟不然羽之矜勝護前實有敗道又孤軍無援外有狡鄰內多異志歟者俱岌岌焉舉國坐觀而不為之計如是而謂蜀之君臣明于置將長于料敵而不為羽分過豈其理則然哉毋亦恃羽者太過故至此也夫以羽之威武一不戒而使敵為之間以垂成之功墮於一旦以劉先主之傑諸葛孔明之智徒過恃一人而舉可以圖天下之機輕而棄之然則行師用兵之道果不可以不計深而慮密也

陸遜論

曹操創于赤壁之役終身不敢圖吳孫權以其跨有江南

之衆憑戰勝之威假西蜀之強援因北方之多故可以長驅而爭天下而終于不能者則急小利而忘大害貪近功而忽遠禍其失策未有如陸遜之甚者也夫曹之所以卒難圖者以關羽之覆沒蜀之所以終于不振者以荆州之失勢而吳之所以卒弱而至于亡者亦以遜之急于得荆州而襲殺羽故蜀亡而吳亦隨之也夫吳不忌蜀而忌魏遜所知也國賊是曹而非劉又遜所知也初操之南下也瑜不得備爲助而操未必遂敗走魯肅之勸以郡資備者豈土地不足惜懼曹之必爭而謂非備不足以當敵也當羽圍樊之時使遜誠以一旅之師助羽則羽可以得志不

然因魏之懼羽而議徙也而已更出師他道以擾之則未必無功又不然懼羽勝魏而必無利于吳也亦如其子抗于羊祜時推誠固好則羽所稱須亮有義節者詐兵襲人及反戈背德之事羽必不爲矣觀羽之所以省遜書而必安者可知也是故羽果足以亡魏吳蜀之天下未可知也巳果助羽以威魏則開疆拓宇何止分荊州之地而有之釋此不圖又棄盟飾詐以襲羽而殺之嗚呼其亦失策之甚矣襲羽而即可乘勢以圖蜀襲之可也可因以破魏襲之可也即可以固吾圉而國勢因以日強襲之可也荊州自羽據之則負其蜀漢之守可以進而北向自吳得之則

不足以遏魏又當敵衝焉卒晉之所以滅吳者蓋緣此始也故遜之襲羽蜀不遂亡而吳不益大然實以掣蜀之勢弱己之援而爲曹魏驅除耳且遜亦烏能襲羽乎哉援操而後能襲羽稱臣于魏而後能拒蜀是故劉曄曰小國相攻利也今還相攻天亡之也欲因備怒以還擊吳向使曄之計行卽吳巳隨荊州而墟矣故遜之計是跳吳之亡也其功成者倖也呂蒙曰陸遜意思深長益長于襲羽短于拒魏而淺于謀國也吾觀吳蜀皆有可以得天下之勢一得荊州一失荊州而遂兩受其獘彼遜者豈眞有發揮破敵之氣不過因己之聲名未立遂因利乘便以爲功背棄

盟好忘國大寇而陷其主以臣人之恥豈惟不智巧襲人而奪之抑亦不仁之甚者矣世不察而以遜爲能吾故論之如此

魯肅論

魯肅勸孫權以荆州借備論者皆以爲失即孫權亦曰子敬勸予迎周瑜拒曹操是其一長而以地借玄德是其一短不知其短者即魯肅之所以長而惜肅與瑜皆早卒呂蒙陸遜未能明其意而竟其用者也孔明隆中數語至今以爲算無遺策肅初見權即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繇

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
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
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
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嗚呼肅之言如
此此何異孔明初見玄德語而吳之臣固無一能及之者
也向使肅言即行操安得先據荊州而有之及表死而琮
降曹曹欲東下肅獨排羣議而拒之既引劉備以為援又
資之荊州以使之拒操蓋肅之計深慮遠未有如此役者
也何也操非畏吳也其得荊州而旋棄之非甘心也肅以
為非備不足以當敵備以荊州當敵則操與備爭而已得

休息以乘其後向使曹乘其敗而師數出權能保其長勝乎故資人所以却敵却敵然後能自完自完然後曹勝則劉受其敝劉勝則吳以利動而天下可圖此誠計之善者也周瑜人傑也當時聽肅而無所難曹操方作書聞權以地資備而筆落地夫天下之勢在大則小者必有所恃以爲援然後大者可圖而小者亦因以自固肅此謀稱知之操知之葢英雄所見略同而彼蒙遜者不悟故急于復地自關羽敗而後曹操高坐無東向之憂吳亦因是不能進取也豈不大可惜哉昔者六國之從散而秦得以并天下荊州之盟敗魏遂不復有所忌因以代漢而吳蜀坐是以

亡蓋天下之勢固有利人所以益己而剪彼實以禍此者非智者未有能深見其然者也權襲羽之後畏蜀出師而稱藩于魏朝臣皆賀劉曄獨欲因而伐吳其言曰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國不能久存況蜀得外我攻其內乎繇曄言觀之肅之計果未爲短也故吾嘗謂三國謀臣魏無過曄而吳無先肅者至聽曄言則吳當先蜀而亡然而肅不死則魏之天下其亦未可知夫

桓範論

國家不幸有簒逆之臣樹根既固而萌芽未發非忠智之

臣不能計其未然逆其必至而以身犯其所不可制制之而得幸而身死國安制之不得不幸身死國危雖死有幸不幸國有存亡不同後之君子因其安而知國家必不可無死臣至死而無救于亡則其死之尤可悲也亦謂其不亦國安而身死者之爲得也昔者鼂錯爲漢削六國以袁盎之讒死然計行而身死身死而國安雖死可也彼桓範者何以死哉範之死繇曹爽之與司馬懿相持也繇範爲爽畫策爽不用而事敗懿誅爽及範而範以爽死也嗚呼範爲爽死死何足惜範之死爲魏也魏有死臣範而當時以爲功于晉而不錄後世以爲黨于爽而不察此範之死

所以爲可悲也何也曹操雖爲漢賊然適値喪亂之後羣雄鼎立故曹得因以爲功又計勘量力與懿相萬非若懿之受人孤而欲竊得之者也曹爽雖不堪大用然無異謀且其志亦未嘗欲圖懿也懿以爲爽在則魏之宗室尚盛又方兄弟用事則其羽翼之者多宗室者國之蔭羽翼者身之衛不凋其蔭根不可得而拔也不剪其羽勢不可得而專也是以爽不圖懿懿必圖爽爽實輕而無備懿則蓄謀稱疾而乘間勒兵以脅之懿非以爽果危社稷也非眞欲去爽以安魏也不過爽在則魏之勢不孤爽用事而附之者多則司馬之權不一并巳之權而毋使人分其勢然

後魏可圖此懿之深謀也而惜魏之臣無一人知之爽兄弟不知而其徒亦無一人知之此範所以諫爽不從而哭知其必坐是族也範之死豈非以魏哉不然爽之驕侈範豈不知其必敗何劉輩之浮華範豈不逆其不終範魏之舊臣也爽素重範範素不在晏謐之列不附其方盛而謀其將傾不諍之于事始而救之于其必危範智者也曾計出此哉範蓋以爽兄弟罪不至死而有之足以止懿藉爽以去懿然後魏可以無司馬之禍而惜爽羲皆㹠犢也事勢昭然尚不悟而身死族滅卒以國予人範即智能如之何哉吾觀懿殺曹爽之後大行誅戮魏之宗室盡而國卒

遷夫然後痛範之以忠于魏而死也悲夫範與錯皆所稱智囊也而皆不能庇其身範且不救其國國之存亡天也然安得如範之以魏死又不死于魏亡之時而使天下後世稱魏無死臣夫子所謂愚不可及者吾以範足當之

司馬昭論

自古姦雄竊國每覩世所不便于我者而陰有以易之要無過于收人心移士習而已夫三代之主也必起于得人心其敝也陳氏以升斗而盜人之國若夫士氣不振國必不昌及其陵遲乃使天下俛首從逆而不覺則未有如司馬昭之詭者也吾嘗歎東漢之天下士之氣節留之及晉

篡魏而士大夫回面喪心若以爲當然無足怪此實何也
盖昭之賊守節而尚放達其成爲風俗非一日矣故忍靡
之氣束于人心篡殺之禍視爲故事舉天下皆漸積移易
于其中以惟吾忍所爲而莫之敢抗昭豈不謂舒人之尤
者哉不然高貴鄉公之被弑魏之臣不但無死之者而一
時名士放言作達猶恐不及此何世乎賈充王沈無足道
矣阮籍之徒時號爲賢乃周旋亂賊託爲遠害即嵇康之
傲睨非真能仗節守義也猶以爲非薄湯武而死則其時
之所重亦可知矣是故古今士氣之卑無過于魏而實昭
有以易之然則自古亂臣賊子之巧要未有過于昭者也

晉元帝中興論

晉元帝之始爲丞相也聞長安不守卽出師露次移檄北征而王導亦有戮力中原克復神州之語及卽位以後導爲宰輔遂君臣偷惰無復有經略遠圖以至于強臣見逼卒于憂憤此實何哉元帝亦知江南單弱非漢趙之敵徼安靜不能保全其自計不可謂不審矣然是時大讎未復人心思奮乘國家之新造外有劉琨慕容之推奉內因祖逖李矩等之舊也以厲其氣而用之其君臣月夜相與憂勤震動惟敵是圖其國可強國強則主尊使敵雖有所憚而不敢肆雖大業未復而臣禍可息此理也勢也特外患

之不至而一意隱忍姑息以冀其苟安于是王敦蘇峻之屬得以窺吾所深忌而犯其所必狃此亦豈非自然之勢乎且晋是時亦烏能苟安也以劉石之強聚蝟起及鋒用之何戰不克幸其戰勝而驕又自相圖于君臣骨肉之間而無暇及晋向令葛陂之衆不退又趙不背漢而專事東方不知帝何以禦之即導亦豈能遵養時晦猶自以其德望晏然處逆臣之右哉故吾嘗謂晋元之得國倖也而其主臣之謀國實有亡道夫國之存亡天也諸葛武侯豈不知漢不可復興賊不可即滅而其言曰王業不偏安坐而待亡何若滅賊于是連年動衆惟敵是求而鞠躬盡瘁至

死後已後之論者猶以國小而數出師爲亮病無怪于諛導者以偷安爲有權略而謂江東再造導之力也導者眞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其不亡者天也然而卽使導能矣其如元帝之不可與慮亡何是故晉之主臣無一可爲後世法者也

唐肅宗中興論一

肅宗卽位靈武論者以爲名號旣立則人心皆奮而諸將用命其克復兩京實繫于此權而事濟從權可也予以爲不然昔丞相睿初卽王位于江南及愍帝凶問旣至紀瞻謂晉氏絕統于今二年宗廟無主王不得固讓于是遂卽

皇帝位夫元帝即疏屬嘗其既正王位之後爲羣情所嚮則承晉統者非元而誰若肅宗之與玄宗則親父子也玄雖幸蜀大統未移且帝既留太子起兵又以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于時勤王四起而郭李之師已集矣帥之克復直旦晚間事然後請反乘輿克盡子職吾意玄宗以太子功高必傳位無疑即曰成敗未可知不若早正位號以繫天下之望則先以馬嵬之命請之未必不從待其寶册至而後受之亦不過旦夕間事耳乃遽不能待遂即位改元何哉即位之後以兵事委之廣平王倣而已汲汲欲建儲立后及與婦人相博爲娛繇此觀之天下有忍焉若是者

乎是時玄宗春秋高獨徵李泌之嘗諫則于請上皇還京
時已足憂傷其父矣又豈待受制于良娣國輔然後使興
慶不能安其居而辟穀不得善其死哉肅宗天下之庸主
也有廣平之視師李泌之納忠郭李之爲將直可以削平
禍亂而特制于強閹悍后以遷父殺子使諸將不得盡其
用其不亡者幸也故安史雖仆叛逆踵起我叛父而人亦
叛我自是之後武夫兇卒相煽拒命迄唐之世終以藩鎮
亡國皆靈武即位之事有以貽之也後之君子猶以中興
歸之不亦過乎夫唐至肅宗實有可以中興之機而以急
于篡父使大業不終故天下之庸未有如肅宗者也

唐肅宗中興論二

晋瑯琊王之議即帝位也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辭是忤旨王亦遂即皇帝位予嘗論之晋元之即位未爲失也嚮使如周嵩之說是時劉琨慕容廆在北張軌在凉而豫兗青寧等州未陷王誠以嵩之說曉告天下總率六師聲義北向聯絡諸州共圖進取則規摹氣象必更有可觀即不然而軍勢既張主威亦立進不足以摧仆劉石退猶可以折王敦蘇峻之邪謀使之有所憚而不敢

肆此與早即位所得孰多哉奈何出嵩于外惟汲汲厚勸
進之賞此其志先盈而氣巳餒矣志盈而氣餒故狃于偏
俠包匿垢恥使窮雄得以窺吾所深忌而不可復制悲哉
晋也可謂本末並失者矣若唐之肅宗其時猶非晋比也
當天下全盛之餘玄宗之號令尚行諸路之勁師巳集而
巳又以太子爲元帥則暴張之寇直可旦夕削平然後使
乘輿反正克盡子職以俟大統之傳豈不善始善終哉乃
裴冕之疏既上靈武之事遂行大赦改元而冕亦即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夫冕小人也不過窺肅宗之隱啖主以
自取富貴耳豈眞謂此舉有關于興復大勢哉祿山動于

富貴故叛君肅宗動于富貴亦叛父裴冕動于富貴故亦陷其主于非義夫古之亂臣賊子未有不以利動者也若夫報君父之讐雪國大恥此其事正于義彼主臣之間所爲驚戒震動者直若無以自容于天地間而以望之見利則動之人哉後之君子繇周嵩裴冕之說觀之則晉之偏于一隅而屢有臣禍唐之禍亂相尋而不聦出奔者當兩主卽位之始而已知之矣吾故論之以爲世之有君父之禍而猶動于利者戒也

宋高宗中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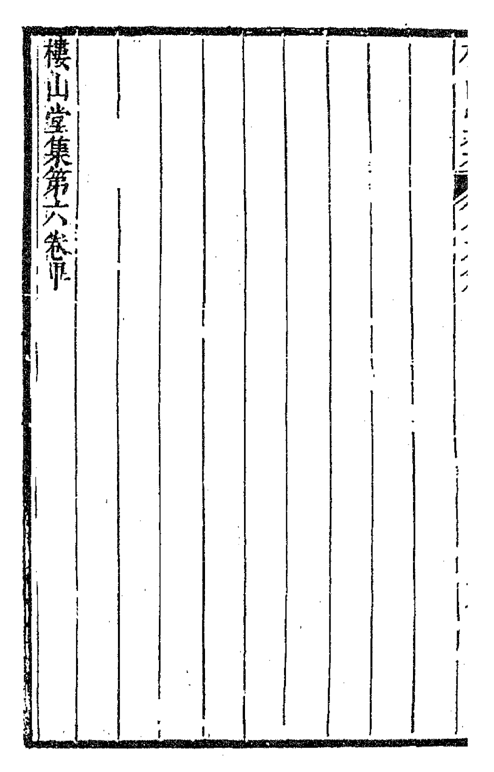
宋之有　患也其禍甚于晉而高宗之不能興復也其心

忍于元高宗豈元帝比哉其於徽欽親父兄也嗣統于二
聖北去之日而中原有主又去舊京亦咫尺之間非若元
帝以疏屬先在江南也又非若元帝承餘緒于晋統已絕
之後也此其人心國勢勵而用之讎可報　可破燕雲可
復二帝可還而高宗不能者豈不能哉不欲耳其意以爲
非城陷主辱吾安至是萬一用兵而勝勝而淵聖可還又
置吾何地是故其屈而遠之者吾有所因之以爲利而其
憚而不敢用者吾亦恐犯吾之所自忌也不然高宗卽庸
豈不知不還舊京則兩河必陷不都關陝襄鄧則中原必
不可復又豈不知李綱趙鼎可用而岳飛必能成功哉凡

此皆有背于吾之所爲利而又適中其所自忌也于是不恥奔竄僻處臨安安于不足存之地而後吾之所利者存黜綱罷殺岳飛去敵之所深忌而于吾之所忌亦不犯此其處心積慮全乎忍而外特示之以爲怯耳不然和之不可恃也已事曉然而大功之可成也形勢已見高宗亦險阻備嘗者而愚至此哉觀其卽位之始不殺張邦昌不深罪僞命諸人而又委心于汪伯彥黃潛善蓋已探其微而得之矣特汪黃鄙夫佞人不能有所發舒以成其志故其後專任一秦檜然後于其事濟而高宗之心亦至是盡見吾故曰忍也古稱中興惟殷之高宗周之宣王可以當之

君少康光武取天下于既覆之後其事難于創而光武起于徒步百戰而後得之其事爲尤難而晉之元帝唐宋之肅高皆資亂利禍狃于偏安其道實可以亡至于宋高坐棄成效偷息海隅則又嚮者晉元之所羞稱也吾故曰其心忍于元也

（中興論凡十篇今稿存者僅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六篇得之鴻寶堂元稿本）



樓山堂集第廿八卷終